求古錄禮說

求古錄禮說卷十二

臨海誠齋金　鶚

廟制變通說

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此止言其常而未及其變而時有不能不變通者要必無拂乎經合乎先王尊祖之意而後可行也朱子周九廟圖宣王時穆懿夷三昭共孝厲三穆按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世次雖不紊而不免弟據孫廟夷王本爲穆而反居昭厲王本爲昭而反居穆世次悉紊且拘于廟數設或兄

弟四人竝立爲君祭且不及祖矣此葢不知變通之義也馬貴與萬充宗皆駮朱子之說是矣然馬氏以創建之失竝而謂不如漢代之毎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渾成萬氏亦主同廟異室之議謂兄弟相繼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覯考工記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同廟異室古人已有通其變者此其說亦不合於禮也夫均是祖宗乃一則獨居一廟而致其尊崇一則共居一廟而處於狹隘可乎先王事死如事生命士以上父子兄弟皆異宮焉有生則異宮而死則同堂者同堂異室起于東漢豈可以後世

非禮之事而指爲古制乎同堂異室之非禮朱子嘗極辨之考工記謂世室卽明堂非宗廟也宗廟與明堂迥異鄭氏謂明堂同制非也詳明堂考止有一室並無五室之制苟使與明堂同四室分列四方殊非左昭右穆之義又天子當七廟鄭氏謂天子五廟非也說詳天子四廟辨而止有五室何以處之故知五室必非宗廟之制也与宗廟與路寢同制堂後爲室序外爲夾室夾室視正室甚狹神主必居室中若兄弟同廟何者當居正室何者當居夾室若堂後別建一室成何制度且或兄弟三四人同廟又無地可建抑或于正室中爲數石室古者神主藏于石室石室在室中西壁所謂宗祏也其制甚小略與今之神龕相似並列一方

旣恐不能容而更不可以行祭然則同廟異室必非古制明矣張子云四親廟自高至禰皆不可不祭若一世之中各有兄弟數人代立不可以廟數確定卻有所不祭也雖數人止是當得一世故雖親廟亦不害爲數十廟也此說至當不易葢所謂七廟五廟者以世數言非以廟數言也呂覽言五世之廟大戴禮言有天下者事七世其明證也古者天子始立廟之時止建七廟其後有功德當宗者則別立廟宗無定數廟亦無定數也如殷有四宗先儒謂殷有三宗太宗中宗高宗也然祭法云殷人祖契而宗湯是湯亦爲宗成湯受命有天下必百世不遷則謂殷止三宗者非也周有文武二世室皆後代別建

者也夫旣可以功德而別建廟則兄弟代立者亦豈不可別建廟乎殷時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人爲王則當武丁時并祖宗廟計之凡十二廟馬貴與謂當必創十廟非也不止七廟也蓋天子之宮甚廣都宮之中必有餘地以備益多卽或不足亦當拓其基址以爲之馬氏謂于太祖之左右創造廟堂以崇奉先人正所以安神明而對偶偏枯固無傷于義也夫不思尊祖敬宗而徒欲以聳人之觀聽此豈仁人孝子之心哉由是言之朱子之論知同堂異室之非而紊昭穆之世次馬氏萬氏之說知昭穆之不可亂而拂先王尊祖之意一則不知變通一

則變通而不合乎禮其失同也然朱子之非後儒多知之而萬氏之非後儒多莫知之顧亭林任翼聖蔡氏德晉秦氏蕙田輩皆推明萬說而古制幾湮沒矣惟江愼修羣經補義與張子同足正羣儒之失然未引張子說又未辨衆說之非𧨏故述張子而詳辨之汪瑟菴師曰此事禮經但舉其常而未及其變蓋秦火以來書缺有閒不可得而知矣以天理人情推之則張子之論近是篇中辨論亦甚明晰閒有滯處輒爲改易如有未洽乞再切磋

天子迎賓考

天子迎賓之禮本載在儀禮經中此經今多散逸周官有其文而未詳晰說者多誤大行人云上公朝位賓主

之閒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鄭注云朝位謂
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
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賈疏云春夏受贄在朝無迎
法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
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
之節鄭注云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
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賈疏云春夏受
贄於朝無迎法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於廟亦無迎
法今言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者謂因此朝覲宗遇
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即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也曲

禮孔疏云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皋門外陳介天子乘車出大門但迎公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入至文王廟外天子還服朝服立于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朝服執贄而入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禮薛氏禮圖云天子迎公訖更迎侯伯迎侯伯訖更迎子男餘與崔氏同陳氏禮書云齊僕朝覲宗遇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蓋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其送迎之禮並同然朝宗于朝王於堂下見之覲遇于廟王於堂上見之周官義疏云天子迎賓至廟非入朝朝禮無迎法而三享則殺故先行朝禮於

朝正南面之尊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行享象諸說皆非也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閒不言何時是四時皆同也齊僕且明言朝覲宗遇送逆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諸家謂春夏迎賓而秋冬不迎者誤矣夫均是諸侯而春夏待之之隆秋冬待之之殺此何理邪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覲禮云天子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此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下堂且不可況可出大門而迎之乎覲者諸侯朝見天子之名朝覲宗遇皆謂之覲詳朝覲考鄭氏乃專以覲

為秋覲不亦謬乎熊氏及賈孔謂春夏朝無迎法受享于廟則迎之不知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謂先覲後朝也鄭注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必無此禮（詳朝覲考）安得謂先朝後享乎且受摯受享必同日（聘禮覲禮皆然）旣已受摯于朝是諸侯已入應門矣天子旣與諸侯相見矣諸侯何必復出大門天子何必復出而迎之乎崔氏謂王迎諸侯諸侯入至文王廟外還服朝服立于路門之外以廟門外有次諸侯于次易服也果爾諸侯旣至廟門又出而至于朝卒又入至于廟何其迂邪天

子諸侯初各冕服既而易朝服後又易冕服何其繁邪受摯重于受享乃受享冕服見覲禮而受摯反朝服有是禮乎天子但迎公不迎諸侯以下近於簡慢薛氏謂三等皆迎則又失之繁猥矣陳氏禮書周官義疏俱謂四時皆迎合于齊僕之文然禮書謂春夏迎至于朝秋冬迎至于廟於經無據仍襲鄭氏之謬說而少變之耳夫受摯受享皆必于廟聘禮猶然況朝覲大典乎義疏謂三享禮殺可以迎賓講賓主之禮然考之覲禮侯氏行三享與受摯同時天子未嘗出迎也行享之時侯氏亦于中庭再拜稽首升致命又降西階前再拜稽首其嚴

敬與賓主禮同此皆正君臣之分安得謂講賓主之禮
乎曲禮言覲時諸侯北面朝時諸侯東西面是覲明臣
禮朝待以不純臣乃謂先於朝正南面之尊然後於廟
講賓主之禮先後輕重皆倒置矣故曰諸說皆非也竊
謂朝覲必無迎賓之法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其後行饗
食于廟以講賓主之禮通上下之情乃有迎賓之法燕
禮輕故不迎之齊僕言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送逆
此迎賓在饗食時經文甚明必言朝覲宗遇者以饗食
不專在諸侯朝覲列國大夫來聘及耆老皆有饗食禮故特著之也周官
一經凡諸侯四時常朝皆止言朝覲而此備舉四時之

名正見諸侯晚來王亦待之隆也陳氏誤謂六字平列故言朝覲宗遇皆迎賓奈何後人反謂秋冬不迎賓乎賈疏謂饗食有迎賓法此獨得之見視諸家爲優惜幷謂春夏受享亦迎賓而疏大行人賓主之閒亦謂春夏受享時迎賓於義不通也鄭注齊僕引大行人賓主相去上公九十步云云又引司儀車逆拜辱及出車送考司儀車逆車送在廟中將幣時乃諸侯相朝禮鄭引以爲證以諸侯相朝例朝覲之禮欲見受享時天子亦迎賓此賈說所由誤也諸侯之于天子尊卑相懸豈可以兩君敵體爲例乎至引大行人賓主九十步等文又與此不合此所言送逆

爲饗食之禮大行人所言非饗食之禮也夫賓主者敵體之稱諸侯于天子豈可言賓主乎其下文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鄭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注云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疏云上公大夫五十步侯伯三十步子男二十步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旅擯旅讀爲臚臚陳也三辭拜辱及退拜送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是所謂旅擯聘義所謂介紹而傳命也然則卿大夫聘于鄰國主君出迎亦旅擯則亦有賓主相去步數鄭注亦云公使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而諸侯之卿大夫聘于天

子者亦空然矣故知大行人所言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介與賓主之閒也公執桓圭以下及擯百五人以下卿皆不得下其君二等故知指介與賓主之閒言之諸侯于外國之臣自可迎之陪臣于天子尊卑懸絕天子必不出迎而亦云賓主之閒若干步然則諸侯朝覲所言賓主步數必非天子出迎與諸侯相去之步明矣此其說有二天子旣不可自迎亦不可使人攝諸侯至遠郊天子使小行人逆勞至近郊使大行人逆勞至國門當使家宰逆勞舜典舜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也此在外可攝旣至大門外各陳擯介若使家宰攝迎有嫌于王矣故不可也所謂賓主之閒特虛擬其位以廟門爲限耳惟虛擬其位故姑借賓主言之而不嫌上替下

陵焉覲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考之周官朝覲會同皆大宗伯爲上擯會同肆師爲承擯常朝小行人爲承擯上公五擯侯伯四擯疑大行人亦當爲承擯嗇夫官卑宜爲末擯本鄭注末擯承命于侯氏而告于天子則上擯事也有上擯有末擯必有承擯其爲交擯可知云告于天子必與天子相近其交擯在廟門外可知本賈疏然周官大行人疏又云在大門外蓋從鄭注而誤也又可知天子不出迎而賓主之閒爲虛擬其位也此一說也大行人上公介九人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等句及凡諸侯之卿以下三句蓋通諸侯相朝聘言之桓圭等句自專指朝天子言其上文云以九儀辨

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可知通侯國之禮也兩君亦可言朝故亦曰朝位兩君敵體正可言賓主之閒此又一說也若朝覲後饗食則不交擯覲公食大夫禮無旅擯之文與聘禮異可知天子饗食諸侯亦不交擯也蓋初來朝當交擯以傳命旣已朝覲又行燕禮天子禮諸侯有饗食燕此以輕重爲序耳若論先後則先燕次食後饗故覲禮云饗禮乃歸也詳饗禮考相見數矣何復須介紹傳命乎不交擯賓主之閒公不得有九十步天子迎賓于大門內以聘禮知之南面旅揖之諸侯皆各近天子北面拜稽首天子不出大門不面面不先拜諸侯不東面而北面稽首不敢當客禮也天子皆答一拜鄭注大祝云一拜荅臣下

故知賓主朝位非饗食時必在入覲時也然覲禮乘墨車偏駕不入王門偏駕謂金路象路之類則大行人所謂公樊纓九就貳車九乘非覲時禮矣賈疏謂春夏行三享可乘命車非也蓋此節是襍記諸侯朝覲之禮統始終言之非一時事也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介九人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此覲時禮也樊纓九就貳車九乘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此饗食時禮也饗食不執命圭冕服亦不得如命數詳饗禮考禮九牢出致饔餼禮也出入五積三問三勞此在館在途禮也說者必以為一時之事宜乎扞格而不通矣

皮弁布衣辨

皮弁之衣經無明文鄭氏注士冠禮皮弁服素積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注周官司服皮弁服亦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後儒皆從之竊竊以為非也古人之服表裏上下皆必相稱貴賤皆必相得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此謂上服用帛中衣亦必用帛上服用布中衣亦必用布葢表裏欲其相稱故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其色如一色旣宜一則用布用帛亦宜於一矣若以帛裏布是不稱也且帛

貴布賤貴者宜在表賤者宜在裏表衣謂之上服蓋表裏猶上下表衣加于上裏衣在下也綠衣黃裏詩人所以興歎也今以帛裏布是貴賤易位矣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孔疏天子視朝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麑裘卿大夫士亦皆然夫錦衣絲衣也素衣亦絲衣也見士冠禮疏以絲衣爲裏而上衣乃用布是以帛裏布矣豈禮也哉然則皮弁服必非布衣矣且衣貴裳賤皮弁服既以素

爲裳是裳用帛矣裳旣用帛而衣反用布亦爲貴賤倒置非特上下不稱而已也或謂朝服布衣而素裳皮弁服亦宜然不知經典素字之義不一有以白繒言者素積素帶素紕之類是也有以白色言者素韠素絲及畫繢素功之類是也（士冠禮疏云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畫繢言素者謂白色也以素衣素裳爲皆白繒非是）朝服之素裳當以布爲之其色白故謂之素非必白繒也襍記朝服十五升蓋通衣裳而言之也朝服素裳不見於經鄭氏特以士冠禮朝服素韠推而言之夫韠以韋爲而曰素亦言其色之白耳安見素裳必爲白繒乎曲禮言大夫士去國向國而哭素衣素裳此以

褻禮自處衣裳必不以繒爲之也詩國風言庶見素衣庶見素韠素韠則素裳此大祥之服必非以繒爲之也大祥惟縞冠素紕以絲爲之詩所謂素冠是也首服最尊又用帛不多故旣祥服之衣裳不可以冠例也古冠之用布用帛皆不與衣裳同冕服衣裳用帛而冠用布朝服玄端衣裳用布而冠用帛其義各有取也又安見朝服之素裳必白繒乎夫然衣用布裳必不可用帛皮弁裳旣用帛衣必非布無疑也又案祭服最重天子諸侯祭服皆必絲衣大夫士衣用布者以助君祭旣服絲衣自祭家廟當降于君之廟也皮弁服非特用于覲朝聽朔天子皮弁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亦祭服也大學始教皮弁祭先聖先師見學記大蜡之祭皮弁素服又月朔朝享于廟亦必以皮弁蒞告朔于廟中旣

以皮弁則朝享亦皮弁可知時祭冕服月祭殺于時祭故服皮弁也皮弁旣爲祭服豈有不用絲而用麻哉冕之用麻別取反始之義與玄酒大羹同其用麻甚少未可因此而謂祭服可用麻也又考首服有三等冕爲上弁次之冠爲下冕服皆絲衣冠服皆布衣弁服在其中故或用絲或用布齊弁皮弁絲衣冠弁布衣等殺有辨也齊弁旣絲衣士冠禮齊弁服純衣注純衣絲衣也皮弁爲冕之次天子玄冕聽朔諸侯皮弁聽朔降冕一等卿皮弁也是尊于齊弁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齊弁似齊弁尊于皮弁不知此在士服則然耳蓋士以齊弁助君祭故特尊之天子至大夫皆不服齊弁天子惟以素齊弁哭諸侯而已可知皮弁尊于齊弁也豈反不得用絲衣哉天子朝服絲衣諸侯朝服故用布衣禮之等殺也郊特牲云朝服以縞自

季康子始縞者生絹也素則熟絹縞衣卽素衣也散文縞與素通詩之素冠卽大祥縞冠也是康子僭天子之朝服與八佾雍徹一類也鄭注云僭宋王者之後蓋由不知天子之朝服是絲衣故作此解耳夫禮以康子之朝服縞衣爲僭可知天子之朝服皮弁必絲衣矣此又一證也

襲衣斂衣考

喪禮襲衣與大小斂衣先儒之說多誤士喪禮言陳襲衣云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緇帶鄭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褖所以表袍者也緇帶黑繒之帶賈疏云此褖衣則玄端士冠禮陳三服玄端皮弁爵弁有玄端無褖

衣此亦陳三服無玄端有禒衣故知此禒衣則玄端也但此玄端連衣裳與婦人禒衣同故變名禒衣也玉藻云士練帶繂辟是黑繒之帶據禪者而言也案襍記云子羔之襲也稅衣纁袡（稅與禒同）曾子曰不襲婦服蓋譏其纁袡也（纁袡婦人始嫁服）袡卽緣纁卽赤然則襲之禒衣必不以赤緣可知又中衣以丹朱爲緣乃人君之服亦非士所宜據深衣純以青與繢此禒衣連衣裳爲袍之表亦深衣之類宜純以青或繢也玄端服無緣禒衣有緣玄端服殊衣裳禒衣連衣裳是禒衣與玄端迥殊安得謂禒衣卽玄端乎卽謂此以禒衣擬玄端亦非也襲與大

小斂皆有祭服散衣士襲三稱爵弁皮弁祭服也祿衣散衣也子羔之襲稅衣與鶡衣裳爲一稱其爲散衣甚明玄端亦祭服之類以衣與裳爲一稱不以表裏爲一稱非散衣也則祿衣豈所以擬玄端乎士冠禮陳三服皆禮服玄端爲士未仕者之服冠者服玄端見君是玄端爲未仕者之上服也皮弁爵弁爲旣仕者之服入必由學士而爲命士此三服不可缺一義無取于散衣故有玄端而無祿衣士襲陳三服爵弁皮弁于祭服中舉其尊者祿衣于散衣中舉其重者襲止三稱而必具禮服與褻服以示全備之義故可無玄端而不可無祿衣君襲無祿衣以至尊不敢用褻服衣之也二

若大異豈可兩相比例乎士練帶緇辟此生時之帶也襲尸與生時異乃鄭注士冠禮緇帶云黑繒帶此注亦云黑繒帶與彼不殊賈疏因引練帶緇辟釋之無異于生時非也喪大記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注云此謂襲衣之大帶（孔疏大小斂衣數既多有紋不可加帶故知襲衣之帶也）大夫以上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據此士襲衣之帶有朱綠采飾與生時練帶緇辟不同士喪禮言緇帶者葢緇帶而飾以朱綠（黑繒爲帶朱綠辟之不素帶者不敢全與君大夫生時同也）經文簡省未詳言耳鄭於喪大記士帶二采旣釋爲襲衣之帶而於此經乃不引以爲解

但云黑緇帶失之疎略賈疏因之而誤矣喪大記孔疏云此士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緇帶故士喪禮緇帶不知禮記一書所言大夫士皆侯國之大夫士也詳飯含考孔因鄭注見與士喪禮不合者輒以為天子之士故為此解然鄭未嘗注于此章不可因他章之謬說并誤此章也經又云設韐帶鄭注云不言靺緇者省文亦欲見韐自有帶韐帶用革賈疏云生時緇帶以束衣革帶以佩韍玉之等歛亦備此二帶案襍記云公襲朱綠帶申加大帶于上朱綠帶素帶也非革帶也人君生時有革帶以佩韍玉加大帶於上以束衣大帶以素為之飾以

朱緣見玉藻及死而襲則佩韍之帶不用革而亦用素飾以朱緣大帶則飾以五采皆異於生時以此推之士之襲也佩韍之帶亦以素帶代革帶明矣但士練帶緇辟而大帶則緇帶朱緣辟與人君異耳何以明之大帶貴于革帶君生時大帶二采革帶無采死後大帶五采佩韍之帶二采士生時大帶一采練帶緇辟是用緇一采也革帶無采死後大帶二采佩韐之帶一采君襲以生時之大帶代革帶士襲亦以生時之大帶代革帶兩兩比例其義明矣練帶緇辟是謂緇帶士冠禮緇帶是也然則士喪禮前陳緇帶韎韐後設韐帶帶字皆兼二帶言以不便分別故從

省文而但言緇帶也蓋二帶皆可名緇帶佩韍之帶以其辟飾而言緇束衣之帶以本黑繒而言緇也鄭謂佩韍用革帶與悉大記不合且經文前言緇帶其非革帶甚明後但言設帶與韍不言緇文法正同明是省文安得謂此帶字獨兼有革帶乎人君束衣與佩韍之帶皆異於生時而士之二帶皆與生時無異必不然矣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鞶當是帶鄭注以爲小囊非也詳鞶考）陽剛陰柔之義也生屬陽故用革帶之剛然屬陰故用絲帶之柔又革帶非徒佩韍與玉更有左右事佩刀礪之類（詳內則）所佩之物甚多常須行動故必用革帶然後不佩玉與刀礪

之類止以繫韍且不行動故不必用革帶也又鄭注襍記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孔疏云朱綠帶旣非革帶又非大帶祇是衣之小帶朱綠小帶散在於衣非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故知對革帶爲重也案經言朱綠帶其非革帶甚明申加大帶於上明是大帶加於朱綠帶之上安得謂重於革帶乎若有革帶經何以不言乎士喪禮喪大記皆不言有革帶鄭說殊無據矣且如鄭說是有三帶夫革帶以佩韍申加大帶以束衣止此二帶已足

朱綠帶又何用乎孔謂韍在於衣非以束身其繆妄更不足辨矣總由不知以朱綠帶代革帶故多曲說而不可通耳又案襍記諸侯大夫帶皆五采此文疑有誤偏考禮經吉凶儀節大夫未有與諸侯同者此何獨不然大夫生時帶與諸侯異何以死後可與之同乎竊謂大夫大帶當三采朱白蒼（據聘禮記知之）佩韍之帶素帶而飾以玄華也（華黃色見玉藻）又鄭注襍記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並用大夫禮然子羔士也何得襲五稱鄭氏曾辨之）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歟案喪大記云大斂君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據此五等諸侯並無差別則

襲衣從可知矣士襲三稱故大斂三十稱大夫襲五稱故大斂五十稱天子襲十二稱故大斂百二十稱皆十倍諸侯襲九稱故大斂百稱亦約十倍抑或實爲九十稱記者舉大數而言百稱歟鄭謂襲衣公九稱諸侯七稱分爲二等何與大斂不一例乎且經典言禮制之等差諸侯非爲一等則爲三等依命數而分未有以公獨爲一等侯伯子男共爲一等者也公羊傳言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如此則大夫士無分別且諸經皆無此例當以左傳諸侯六佾大夫四士二之說爲是襲衣諸侯不分三等者蓋若公九稱侯伯七稱子男五稱則大夫當三稱士當一稱一稱太薄矣又大斂公九十稱侯伯七十

稱子男五十稱則大夫當三十稱士當十稱十稱反少於小斂矣（小斂衣十九稱上下同之）故諸侯合爲一等也然稱數雖同而衣當有異公侯伯子男生時衣服各殊歿後豈可混同襍記公襲首云卷衣一（卷與衮同）末云褒衣一卷衣褒衣五等諸侯皆殊此二服最貴而有等差故始終服之也諸侯襲衣有異猶小斂之衣自天子以至于士皆十九稱稱數同而衣不同也其言公者五等諸侯皆可通稱爲公燕禮大射儀聘禮等篇稱公者非必上公之公也此經上文云公七踊大夫五踊下文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又云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皆統

五等而稱爲公春秋于諸侯之葬皆書公或謂此衰世之僭則聖人何不特筆正之如吳楚僭王而書子乎考之禮經乃知聖人所書無不依于禮法也何獨于襲之稱公而有異乎鄭乃以此公字爲上公之公別于諸侯其亦誤矣又士喪禮言小斂陳衣云祭服次鄭注云爵弁服皮弁服此弟據上襲衣而言上文陳襲衣云爵弁服皮弁服褖衣下云襲祭服褖衣次是指爵弁服皮弁服爲祭服也殊不知小斂與襲不同也襲衣止三稱故祭服惟有爵弁皮弁小斂衣十九稱其衣最多則祭服宜無不備豈止爵弁皮弁乎考士之祭服有四爵弁皮弁助君祭之服也朝服玄端自祭之服也上祭宗廟朝服而齋戒筮日視濯皆服玄端昏禮告廟亦服玄端又五祀輕于宗廟祭宜以玄端詳玄端考襲但服其重者

小斂大斂則備服之矣鄭專指爵弁皮弁非也賈疏解士之服唯有爵弁皮弁褖衣重之使充十九稱夫謂十九稱必須重之固也而謂士服惟此三者則大謬矣士服朝服玄端明見于經何以斂衣十九稱而猶不及之乎公襲九稱有玄端朝服則士之小斂必有此二服明矣非惟祭服不止爵弁皮弁即散衣亦不止褖衣褖衣特以表袍繭者耳（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對文袍與繭別散文繭亦稱袍也）又鄭注小斂散衣云褖衣以下袍繭之屬此說亦非蓋褖衣與袍繭爲一稱不得謂褖衣以下有袍繭也喪大記云袍必有表謂之一稱褖衣與袍繭豈得別爲稱乎經文但

言襐衣者舉襐衣則袍繭可知亦省文也鄭賈于祭服
散衣皆泥看經文故失之也又喪大記云小斂君陳衣
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鄭注云士喪
禮小斂陳衣于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蓋天
子之士也又大斂君陳衣于庭北領西上大夫士皆陳
衣于序東西領南上鄭注云士喪禮大斂亦陳衣于房
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案此
二經不同當以士喪禮爲是蓋序東東向宜西領而北
上房中北向宜南領而西上小斂君陳衣于序東西領
北上大夫士皆當陳衣于房南領西上喪大記謂大夫

士陳衣于房亦西領北上非也大斂士亦陳衣于房中以衣三十稱房中尙可容也大夫衣五十稱房中不能容故陳于序東君衣百稱序東又不能容故陳于庭于庭南向宐北領而西上于序東則宐西領北上喪大記西領南上與小斂西領北上不合疑是傳寫之譌而謂士亦陳衣序東恐不如士喪禮之確也鄭注以爲喪大記言天子之士殊爲曲說鶚于飯含考辨之詳矣天子大小斂陳衣經記無文以理推之小斂亦當陳衣于序東西領北上大斂亦當陳衣于庭北領西上是則小斂陳衣士與大夫同諸侯與天子同大斂陳衣士與大夫

異大夫與諸侯異而天子與諸侯不異者以不可陳于門外故亦于庭小斂于戶內陳衣于序東序東與戶相近也大斂于阼陳衣于庭當配在階前亦與阼相近也衣爲斂尸之用故宜相近必不可陳于門外也所謂禮窮則同也衣之稱數旣異則陳衣之地不妨同矣又按士之房狹隘而陳衣三十稱當必有重行之法然則陳于序東與庭亦當重行此以理推之而可知者也汪琹菴師曰析義精當辨難賈天子之士說尤確

玄端服考

玄端服者禮服之下者也服之尊卑係於冠冕服爲上弁服次之冠服爲下玄端服玄冠故爲禮服之下者也然自天子至于士皆服之其用至廣鄭氏

三禮注釋玄端服其誤有九後儒從而衍之其謬更甚

一曰玄端與朝服同特異其裳士冠禮玄端注云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爿按玄與緇有別緇者正黑色玄者黑靑色也朝服緇衣玄端玄衣是其色不同也鄭謂六入爲玄七入爲緇其色相近故謂玄衣卽緇衣然六入爲玄玄於經無據毛公詩傳許氏說文皆謂黑中有赤色爲玄其說固非然亦可見玄非正黑色也散文玄與黑通如月令冬月器服玄色卽黑色然考訂典禮必須辨別不可混也玄爲黑靑詳閒色說且其制亦迥異朝服大夫以上其冠皆委貌委貌爲弁制所謂冠弁也弁有笄國語所謂委弁也惟士玄冠侯國士不得從大夫服冕故朝服亦不得從大夫服委貌天子之士得服冕朝服亦當委貌矣故少牢饋食禮朝服不言玄冠士冠禮朝服必言玄冠鄭以委

貌爲玄冠非也玄端則自天子至士皆玄冠是朝服玄端之冠異矣朝服素韠玄端則爵韠朝服白屨朝服屨無明文古人屨色象裳士冠禮皮弁素積白屨朝服亦素裳則亦白屨也玄端則黑屨是韠屨又有異矣安得謂但易其裳乎一曰玄端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與士異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注云此玄端服之韠也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惟士玄裳黃裳襍裳也按此經但言韠下文又云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襍記亦有此文是泛言韠之制也安見必爲玄端服之韠乎夫朱裳裳之最貴者惟冕服有之玄端爲禮服之下者也豈得與冕服同朱裳

乎且天子諸侯齊服亦玄端[詳後文]服玄純玄若朱裳則陽色甚箸非陰幽之義矣大夫服素裳以齊亦與陰幽義不合朝服緇衣素裳玄端玄衣素裳亦近于混又玉藻云無君者不貳采此謂大夫士去位服玄端上下同玄色也若大夫素裳則非不貳采矣又屨人掌王之服屨有黑舄是玄端服之舄[本鄭注]若裳朱而舄黑則不稱矣大夫與士同黑屨[複下為舄禪下為屨舄貴屨賤大夫當用屨也]若服素裳亦不合矣況冕服皮弁朝服大夫士之裳皆與天子諸侯同何獨至玄端而君與大夫士別為三乎然則自天子至于士玄端皆玄裳也士冠禮雖並列玄裳黃裳襍

裳而以玄裳爲首與是玄端以玄裳爲正故有袀玄之稱淮南子尸祝袀袨蓋玄端爲上下通用齊服至于幽玄也黃裳襍裳大夫以上不服士雜閒有此亦不服以齊也玉藻所謂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者蓋服雖可兼用而亦必有其正冕弁冠尊卑之差等也冕服爲天子諸侯之正皮弁朝服爲大夫之正玄端服爲士之正鄭注內則云玄端士服也故以朱韠屬之君素韠屬之大夫爵韠屬之士也鄭以爲祭服稱韍他服稱韠故朱韠不指爲冕服按韠卽韍二字義同詩言赤芾金舄赤芾在股此朝會之服非祭服也朝服可稱韍祭服豈不可稱韠乎陳祥道以此韠指祭服然士祭與大夫同朝服詳後亦未爲合也一曰玄裳黃裳襍裳以士三等而別士冠禮云玄端

玄裳黃裳襍裳可也鄭注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襍裳按玄端主于玄裳中下士亦有服玄裳時士冠禮云主人玄端兄弟畢袗玄注古文袗爲均袗當爲袀字之譌篆文袗與袀相似均與袀聲近義通均之爲言同也衣裳皆玄故曰均玄左傳均服振振亦以韋弁服衣裳皆韎色也服虔注以均服爲黑服此可以解士冠禮之均玄不可以解軍事之均服也杜注云軍事上下同服上下當指衣裳孔疏以爲貴賤同服此非同義然軍服貴賤亦不殊義得兩通夫兄弟之中必有未仕者卽仕亦不必爲上士是知中下士皆可服玄裳也蓋玄端爲士之常服雖學士未仕者亦得服之初冠服玄端見于君及鄉大夫鄉先生其事重皆必服玄裳以從其正豈必

中士黃裳下士襍裳乎玩經文可也二字是不定之詞上士雖以玄裳爲主而事輕者亦可服黃裳古者士燕居淡衣賓主相見則服玄端服若是尋常賓主之禮上士黃裳可也中下士雖以黃裳襍裳爲主而事重者亦可服玄裳如鄭說劃分三等拘于品級與可也二字不合矣一曰襍裳前後異色鄭注士冠禮云襍裳者前玄後黃判然兩色不可言襍且冠禮云前後與左右同晉獻公賜太子申生偏衣左右異色狐突知其有殺之之心蓋自古所未有也曾謂先王之法服而有前後異色者乎竊疑襍裳當是玄黃合色易文言傳曰玄黃者天地之襍也是謂玄與黃襍玄黃襍色與

雀色相似故用爵韠也詳爵弁考玉藻言裳閒色謂纁裳爲赤黃之閒也赤黃閒色旣可用則玄黃閒色亦可用矣蓋玄黃相閒襍爲天地之合與驪色之水土相克者異也一曰士不侈袂廣袤等故名爲端司服玄端注云端取其正也士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其袂三尺三寸按朝祭之服衣袂皆二尺二寸故皆有端名不特玄端服也樂記言端冕而聽古樂是冕服名端也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是朝服名端也餘可類推禮惟言弁經服其袞侈袂少牢主婦綃衣侈袂可知其餘皆不侈袂也若

大夫以上皆侈袂何以言端冕端委乎陳祥道嘗辨之一曰齊服玄端惟士有之司服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注云士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是鄭以齊服玄端專屬之士也按此文雖在士凶服下其實非專承士言句在一節末是總結法謂自王以至于士齊服皆有玄端素端也王之祭祀兵事眡朝凶事弔事服皆詳舉惟齊服不見可知此句齊服包王在內也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服惟玄端玄冠是諸侯齊服亦玄端矣上文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亦當是齊冠傳寫誤脫齊字耳此文兩言齊一言旣祥一言子姓一言

不齒皆詳其所用何獨天子之冠不言所用乎天子冠與諸侯冠連舉其亦爲齊冠明矣注疏以爲始冠之冠果爾經何不言乎郊特牲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玄色陰幽故齊必服玄端無貴賤之異又鬼神屬天國語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可證玄色黑青象天故齊服不用緇而用玄也玄端本次于朝服而朝服緇衣玄端乃玄衣者以其爲上下通用齊服也郊特牲言天子之祭可知齊之玄數字即天子亦在內也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袞冕不知齊祭必異服自天子以至于士皆然以祭重于齊不可無別又齊服取陰幽之義不尚文飾祭貴盛服必致其華美也袞冕甚文齊服豈宜此乎玉藻孔疏又謂天子之

祭玄冕祭則玄冠齊絺冕祭則玄冕齊以此差之可知此說齊祭雖有別然總不知齊不可服冕之義其失均矣一曰士祭服玄端與大夫異鄭注特牲饋食禮云主人服玄端按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素韠唯尸祝佐食玄端不言主人可知主人與賓及兄弟皆朝服也祭莫重于主人安有賓及兄弟朝服而主人反服玄端乎鄭注謂皆者賓及兄弟誤矣果如鄭說記當云賓及兄弟皆朝服惟主人尸祝佐食玄端也經云筮日主人冠端玄又云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視側殺此與筮日筮尸視濯視牲皆玄端以非正祭也至

祭當易朝服經不言文未備也鄉飲酒禮經不言主人服記故箸之曰主人朝服正與此同凡賓與兄弟皆從主人服士冠禮主人玄端兄弟畢袗玄賓如主人服昏禮鄉飲酒禮燕禮射禮聘禮賓主服莫不皆然昭其稱也天子諸侯之祭冕服賓助祭者皆冕亦此義也雖章數臣有與君異者然亦惟賓降于主人未有加于主人服者也是知賓服朝服主人必不服玄端矣且祭與朝竝重君親竝尊故朝祭竝重其服宜同諸侯冕服以朝亦冕服以祭大夫朝服以朝亦朝服以祭然則士以朝服朝亦宜以朝服祭矣或據襍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

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是大夫士自祭服不同士冠而祭則玄端也不知大夫士朝服衣裳雖同而冠有異大夫朝服冠弁故曰弁而祭于己（鄭注以弁爲爵弁非也）士朝服玄冠故曰冠而祭于己也安得以冠爲玄端乎一曰士莫夕于君服玄端鄭注士冠禮玄端服云此莫夕于君之服案夕君服玄端于經無據以義推之臣之見君皆必朝服士初冠服玄端見君未仕者也若已仕之臣未有不朝服者安得以夕而殺其敬乎且夕于君非毎日常見者也必君有事特召或臣有事當奏白然後進見豈可輕其服乎賈疏謂卿大夫夕于君當朝服夫

朝則士與大夫同朝服莫乃不與大夫同此何義乎然則夕君服玄端必無此禮明矣一曰大夫士私朝服玄端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注云謂大夫士也未言所用孔疏推明之以爲大夫士在私朝之服案私朝亦以朝名君臣之分無異公朝禮宜朝服在朝而服深衣尤爲不敬私居之服豈可服於朝乎深衣非私朝所宜服則玄端亦非在私朝明矣或謂鄭指大夫士燕居之服然天子諸侯燕居玄端大夫士燕居宜服深衣若亦服玄端是上下無別矣鄭於深衣目錄以爲大夫士燕居之服可知此朝玄端鄭不指爲私居之服或當如孔疏所

說也按上文云諸侯夕深衣祭牢肉則食後服深衣可知天子皮弁以食卒食玄端而居諸侯朝服以食食後亦玄端而居可知是諸侯燕居朝玄端夕深衣也天子燕居朝夕皆玄端大夫士朝夕皆深衣諸侯朝玄端而夕深衣此上下之等差也朝夕不言所事其爲燕居明甚非諸侯不得有朝玄端夕深衣其爲諸侯燕居之服亦明甚不言諸侯者承上諸侯夕深衣而省其文也上文但言深衣以祭食又未言朝玄端以居故申明之若此別爲大夫士禮當特著大夫士之文矣鄭卽不指爲私朝而屬之大夫士亦非也此九條者皆有經文可考亦有義理可推讀者省之

笙詩有聲無辭解

笙詩六篇毛公以爲有其義而亡其辭亡古通無或以亡爲亡逸之亡非也朱子引鄉飲酒禮燕禮以爲南陔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辭明矣案詩必有辭無辭安得爲詩鄉射命太師奏騶虞大射奏貍首鄭注貍首逸詩也鍾師以鍾鼓奏九夏二曰肆夏左傳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三章也鄭注九夏皆詩篇名也籥章逆寒暑吹豳詩鄭注豳詩七月也夫騶虞貍首九夏豳詩皆有辭亦曰奏曰吹而不言歌安得以南陔六詩言笙奏而不言歌遂斷以爲無辭乎胡竹軒云有不入樂

之詩亦有不入詩之樂笙管金奏樂之不入詩者也竊謂笙管金奏其樂章亦謂之詩但詩有用之堂上者有用之堂下者堂上之詩弦歌之堂下之詩笙之管之金奏之今之詩皆用之堂上者也鄭氏注九夏云此歌之大者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賈疏謂歌奏通故鄭以金奏爲歌頌之族類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亾又鄉飲酒賈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倂存亾者倂亾燕禮記云下管新宮鄭注新宮小雅逸篇是則笙詩六篇蓋皆載在樂經樂崩從而亾逸非本無辭者也新宮九夏亦猶是也新宮是堂下之詩鄭謂小雅逸篇非也堂下詩未必有風雅頌鄭謂九夏頌之族類恐亦未然惟本有辭故有其義而

猶傳于世作序者偶得其義因連而及之然此六詩原不在三百篇之數也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是詩之目三百五篇而止耳毛公雖以六詩之序襍廁于眾篇之閒而其分什則自鹿鳴至魚麗爲一什南有嘉魚至吉日爲一什而笙詩不與猶未爲大失朱子升南陔白華華黍於魚麗前以南陔殿鹿鳴之什以白華爲什之始而古經亂矣汪琴菴師曰無辭不害爲有義如漢魏樂章有聲無辭者甚多未嘗無義也蓋笙管金奏雖無詩而未嘗無節奏其高下抑揚具有條理義即存乎其中如後人鼓琴而聽者即知其志豈必詩乎猶瓶存杼軸岐在蘇伯詩序六篇其義甚古必有傳受但樂節已亾無從考定耳咻寫辭斷蜡牆蟷郝敬謂腔調之聲即爲辭不害朱子明以爲如魯鼓薛鼓而亾之是未嘗無腔調也即如今琴內

之平沙落雁並無詩辭只有琴譜耳亦不害其有義也師涓以琴寫濮上之音而師曠知之何必其有辭乎今中和韶樂有辭丹陛大樂卽無辭豈非堂上堂下之別平總之南陔六篇古人本不謂之詩至毛公作序未經分晰於是後之說者遂以象爲維清新宮爲斯于時邁等爲肆夏樊遏渠而古義失矣

特磬考

古者天子之樂有特磬特磬者玉磬也（五禮通考分玉磬特磬爲二非也）玉磬最尊故惟天子有之諸侯惟有編磬以石爲之無特縣之玉磬也郊特牲以擊玉磬爲諸侯之僭禮可知諸侯不得有玉磬矣明堂位言玉磬四代之樂器也明是天子之制而謂魯得用之蓋魯君僭舞八佾則亦僭用玉磬也（魯語言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此魯有玉磬之證）左氏成二年傳

言齊侯以玉磬賂晉師是齊亦有玉磬要皆諸侯之僭禮也諸侯有特鍾無特磬大射儀云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西階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鄭注東方鍾磬謂之笙西方鍾磬謂之頌皆編而縣之鑮如鍾而大又注周官鎛師云鎛如鍾而大（鎛與鑮同）獨在一虡是鎛爲特鍾諸侯所得有矣（諸侯特鍾有鎛無鑮詳特鍾考）磬惟言笙磬頌磬是諸侯無特磬矣蓋鍾雖特縣不止于一（諸侯軒縣三面則有三鎛天子宮縣四面則有四鎛天子又有十二辰零鍾皆爲特鍾非止一鍾也）而特磬惟止一磬大戴禮所謂縣一磬而尚拊也惟止一磬而特以玉爲之所以爲天子之器諸侯不

得用也陸農師以明堂位離磬爲特磬五禮通考從之案經典未有以離爲特者鄭注云離謂次序其縣孔疏謂叔所作編離之磬是離磬爲編磬也離之爲言麗編之於虡兩兩相麗故曰離磬何謂特磬乎陳暘樂書以大射笙磬爲特磬不知笙磬與頌磬相對頌磬旣爲編磬則笙磬安得爲特磬乎其誤甚矣特磬亦在堂下經典及漢儒傳注竝無堂上有特磬之說書益稷云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謂堂下擊玉磬合于堂上琴瑟之聲也鄭注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是鄭謂鳴球在堂下矣周頌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此天子之樂嘗兼有特磬而與鼓鞉柷圉等竝列于庭則特磬不在堂上可知其證一也商頌云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毛傳依倚也鄭箋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夫依者最相近之謂鞉鼓管簫與玉磬相依可知特磬在堂下矣其證二也特磬與特鐘一類大射儀樂縣之位鑄縣在庭夫特鐘既在堂下特磬何得在堂上乎其證三也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諸樂器多在

下獨言匏竹者以匏竹之音輕清悠揚似空在上故特言之夫匏竹與人聲相近而猶在堂下則玉磬更可知矣其證四也且以本經觀之下文后夔言予擊石拊石球字从玉明是玉磬此云擊石者从拊石而類言之又玉與石古亦通稱也鄭注云磬有大小擊大石磬拊小石磬見周禮疏大石磬即玉磬也爾雅釋樂大磬謂之毊郭注毊形似犁錧此說恐非以玉石為之玉石猶言玉也特鐘大於編鐘特磬亦必大於編磬小石磬即編磬也編磬小故拊之特磬大故擊之擊重而拊輕也上文鳴球言戛擊不言拊戛擊義同俗解輕戛重擊失之知此擊石即鳴球矣樂器以磬為尊磬為乾音乾八卦之首也又其音難和

故后夔親擊之擊特磬而兼拊編磬則特磬亦必在堂下其證五也有此五證特磬不在堂上甚明乃僞孔傳云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并以戛擊爲柷敔與搏拊皆在堂上孔疏又引歌鍾二肆以爲堂上有鍾後儒悉從其說而樂縣大壞矣夫堂上行禮周旋之地几筵尊俎所敷陳安得有寬閒之處以設樂縣即柷敔不用簨虡亦無地可容況下文合止柷敔次於下管鞉鼓之下其在堂下自明堂上豈又有柷敔乎僞孔傳謂上下各有柷敔謬甚諸經並無以戛擊爲樂器者惟明堂位有此說此書是漢儒附會語多荒謬不足據也明堂位拊搏玉磬揩戛連文皆以爲樂器明是引用虞書

而誤解者僞孔傳承其誤也拊是樂器搏猶擊也周官樂記皆專言拊未有以搏拊爲器名者明堂位誤以書搏拊二字爲器名又故倒其文僞孔傳及鄭注因皆以搏拊連稱失之矣周官太師云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朄爲小鼓拊亦鼓屬鄭注拊形如鼓擊拊與鼓朄相類則拊亦在堂下矣左傳所言歌鐘謂與歌相應之鐘卽編鐘也豈有設于堂上者乎陳氏樂書少變其說以爲特鐘在堂上不知特鐘卽鎛與十二辰零鐘皆在堂下者也惟琴瑟隨歌工而升見鄉飲禮以歌必與弦相比故琴瑟不得在堂下且非在虡之物亦不礙於行禮也書以球拊與琴瑟並言者蓋樂始作之時必先擊球搏拊乃鼓琴瑟以詠其事皆在下管

閒歌之先而球擊又與琴瑟相應故連言而以次序之非謂四器俱在堂上也特鐘亦先擊而玉磬爲獨尊故言特磬而略特鐘周語云金石以動之是磬與鐘皆先奏益稷首言戛擊鳴球此先奏特磬之明證孟子金聲玉振始終條理之說當從趙注以爲振揚玉音終始如一喻孔子合三德而不撓金音始洪而終殺玉音終其聲不細朱注以爲樂之終擊特磬以收其韻失其義矣

笄瑱考

古者冕弁之制上有笄下有瑱笄所以固冕弁亦以縣瑱也皮弁韋弁爵弁皆有笄士冠禮云皮弁笄爵弁笄弁師言五冕皮弁有笄而

皐弁在皮弁上其亦有笄可知亦皆有瑱冠弁無瑱而亦有笄者晉語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委謂委貌即冠弁此冠弁有笄之證以固弁也婦人不冠而亦有笄者所以縣瑱亦以固副編次也婦人有瑱者亦有二笄安髮之笄非所以縣瑱也賈公彥謂婦人止有安髮之笄非也若安髮之笄則服玄冠緇布冠者皆有之士冠禮坐櫛設笄疏云笄有二種一是髻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今此櫛訖未加冠即言設笄者定是髻內安髮之笄也安髮之笄緇布冠亦定有之經不言者互見為義也婦人不盛飾亦有之也婦人有副編次縣瑱為盛飾非盛飾纚笄而已特牲饋食禮主婦纚笄疏云笄安髮之笄婦人笄對男子冠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安髮之笄謂之髻笄見士喪禮髻之為言會也髮所聚會之也固冠之笄此冠指冕弁言冠者大名也謂之衡笄衡之為言橫也橫之於首

也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注云衡維持冠者後鄭注云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祀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有紞以懸瑱案先鄭釋衡不釋笄始以衡笄爲一物也後鄭以衡笄爲二物左氏桓二年傳云衡紞紘綖杜注衡維持冠者與先鄭同是衡笄男子亦有之追師專指王后言先鄭固鄭兼言男子非也冠之笄也詩衛風副笄六珈毛傳云笄衡笄也衡笄爲一物明矣逵言曰衡笄單言曰衡一也弁師言玉瑱玉笄左傳言衡紞衡之即笄亦甚明蓋既有笄不宜又有衡苟衡與笄並設不亦過于繁複乎後鄭說非也何氏楷曾辨之士喪禮云

髻笄用桑長四寸此死者之笄也生時不用桑疑當以竹爲之笄字从竹古本皆以竹爲之後王彌文乃用玉與象而安髮之笄仍當用竹爲之與其長不止四寸本賈疏固冠之笄長一尺二寸喪服云吉笄尺二寸天子以玉諸侯以似玉之石毛公謂諸侯瑱用美石詳後文則笄亦用美石可知弁師云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說文云瑉石之美者冕旒用瑉玉則笄瑱亦宜用瑉玉瑉玉者美石之似玉者也下云玉瑱玉笄卽承瑉玉而言不云瑉者省文又變文通也凡經典石之似玉者多通稱玉非必眞玉也弁師瑉玉故書作璑注云璑惡玉名玉之惡者卽石之美者其義一也玉之爲物最貴故非天子不得用純玉天子玉笏諸

侯象笏天子玉爵諸侯象觚天子玉几諸侯雕几天子玉路諸侯金路象路是諸侯不得用玉也惟襍佩諸侯有玉然亦玉石相襍考工記天子用全上公用龍當讀爲駹侯用瓚伯用將將當爲埒字之譌說文云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也侯用瓚三玉二石也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佩非止一物自可玉石襍用笄與瑱各止一物故用石也美石似玉爲玉之次象又次于美石大夫士之笄當以象爲之賈公彥士冠禮疏說是也婦人從夫之爵則王后玉笄諸侯夫人以美石大夫士妻以象皆可推而知矣詩君子偕老篇云副笄六珈毛傳云

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箋珈之言加也副旣笄而加飾按傳以珈爲笄飾當是加于笄者珈字从玉當亦石之似玉者也珈而曰六必有六數衞侯爵七命夫人以偶數故六由此推之子男夫人當有四上公夫人當有八王后亦有珈玉數當有十上下等差分明毛公所謂別尊卑也諸侯弁飾皆奇數鄭注弁師云上公皮弁璂飾九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夫人笄飾皆偶數所以別陰陽也瑱之制縣之以紞上係于笄紞與瑱通謂之充耳詩淇奧篇言充耳琇瑩彼都人士篇言充耳琇實此指瑱而言也著篇言充耳以素乎而此指紞而言也旄邱篇言褎如充耳

毛傳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冕弁服有充耳冠服無之故充耳爲盛飾鄭箋以充耳爲耳瑱則與褎如二字不貫且詩四言充耳皆指紞瑱言此句不應獨異也此兼紞與瑱而言也毛公以淇奧充耳爲瑱得之而以著篇充耳爲瑱則非也尚之以瓊華與充耳以素句相承瓊華當爲瑱尚者加也謂瑱加于紞也曰素曰青曰黃明是紞之色若以此爲瑱則瓊華等爲何物邪鄭箋以素青黃爲紞以瓊華瓊瑩瓊英爲瑱是也淇奧傳云琇瑩美石說文琇字瑩字解皆云石之似玉者與毛說合有女同車篇言佩玉瓊琚渭陽篇言瓊瑰玉佩別瓊於玉瓊之非玉可知又木瓜篇報之以瓊瑤公劉篇維玉及瑤鞞琫非玉甚明瓊瑤連

稱亦可知瓊之非玉矣說文訓瓊爲赤玉瓊非玉亦非必赤色玉藻言佩玉有白與山玄水蒼等色而無赤詩言佩玉瓊琚瓊非赤色明矣瓊華瓊瑩瓊英爲諸侯大夫士之瑱瑱不應皆用赤色也 鄭箋亦以瓊爲玉非也瓊亦石之似玉者與瑩相類故著篇言瓊瑩謂以美石爲瑱也瓊英瓊華言石之有英華者所謂美石似玉也本毛傳 毛傳言首章士之服次章大夫之服末章人君之服小序云刺時不親迎是通上下而言士卑故俟于著大夫尊故俟于庭人君更尊故俟于堂毛說自確鄭箋以爲三章皆指人臣言則旣俟著何又俟庭而俟堂旣充耳以素何又以青而以黃乎其說不可通矣據此詩兼君臣言是諸侯至

于士瑱皆用美石但石之中又自有差等耳然大夫士亦有用象瑱者楚語云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又以規爲瑱是謂象瑱角瑱也檀弓言練有角瑱是角瑱惟喪服有之喪服用角瑱則象瑱爲吉服所用也弁師言諸矦皮弁亦用玉瑱故知象瑱爲大夫士所用楚語指人君言此蓋楚之俗非禮制也大夫親迎服冕士親迎服爵弁著詩言親迎之禮而云充耳以瓊華瓊瑩是大夫士服冕與爵弁皆不以象爲瑱然則象瑱當惟皮弁韋弁服有之也毛傳言士親迎用象瑱然素實非瑱不足據也著詩言諸矦大夫士之禮是諸矦黃紞大夫青紞士素紞魯語云王后織玄紞言爲天子織是

天子玄紞大戴禮言黈纊塞耳黈爲黃色亦人君黃紞之證也士喪禮瑱用白纊又士白紞之證也魯語紞言織則紞非纊可知詩孔疏云紞織線爲之若今之絛緇是也大戴禮黈纊之說蓋絲或通稱爲纊非實纊也死者用纊則生時不用纊可知賈疏云古者瑱不用纊士死則用白纊此說得之陳氏禮書謂縣瑱皆以纊不特死者爲然非也纊之爲物柔脃豈可以縣瑱乎玄色象天黃色象地故天子玄紞諸侯黃紞君臣之分也然黃爲中色亦人君之象諸侯在國爲君則黃色亦宜大夫青士白皆臣象矣冕弁皆有紘紘與紞相似天子朱紘諸侯青紘見祭義大夫士緇紘士緇組紘見士冠禮禮器以管仲朱紘爲僭鄭注謂大夫當緇紘此說是也朱者太陽之色青者少陽之色天子諸侯之象也黑者北方陰色大夫

士之象也二者皆別君臣之象適相類也天子玄紞朱紘諸侯黃紞靑紘大夫靑紞緇紘士素紞緇紘皆不同色昭其文也紘紞相類故左傳連言之紘止一采則紞亦止一采可知魯語言天子玄紞其非五采明矣鄭氏著詩箋謂紞織之人君五色臣三色蓋以此詩皆言人臣之禮紞具素靑黃三色也考聘禮繅藉三采爲朱白蒼鄭注弁師瑉玉三采亦以爲朱白蒼紞若有三色當爲朱白蒼何以素靑黃邪且旣合三色爲一絛何以先見素次見靑次見黃邪玄紞明見于魯語安得謂人君五色邪繅天子五采諸侯三采紞何以天子與諸侯

同邪謬亦甚矣婦人充耳當與夫同君子偕老詩云玉之瑱兮此亦石之似玉者通稱爲玉耳非眞玉也追師疏謂諸侯夫人用玉瑱與王后同誤矣此皆當辨正者也

汪琹菴師曰按玉出昆侖昆侖在漢于闐境今爲和闐大荒之地中國不可常得古所謂玉大抵皆石聘禮貴玉賤碈其實玉碈對文異散則通也瓊爲赤石碧爲淺綠之石碃騢璊葱珩其色更淺鄭注盎齊謂翁翁然葱白色今之翡翠玉也美如英英與美如玉並言英瑛通亦石名也碔砆故古稱藍田產玉今藍田無玉蓋卽藍田石耳雍州球琳琅玕球琳爲玉琅玕卽石之次玉者其說甚長姑略舉之

大射說

射以大言何其事之所該甚廣與射之人甚衆而天子亦必親爲之大於賓射燕射鄉射射所以名大也先儒各

言其一端不免疏漏而將祭擇士之說尤謬鄂謂大射之事有四一曰試諸侯羣臣之功書益稷云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傳云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是射所以試羣臣之善惡也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鄭注云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案鄭注沿將祭擇士之說而讀春爲蠢蠢以功殊爲不詞蓋大射在春而以較諸侯羣臣之有功與否也王制云習射上功此其明證射義云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孔疏云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高

下非謂直以射選之也鄭注云選士者先考德行乃決之于射專指士言與經不合然則選之云者蓋旣知諸矦功過而又以射擇其有功者進爵益地或褒賜車服卿大夫士之有功者亦然射本以觀德而功乃德之所著考其德則知其功必不虛乃行慶賞也射義又云天子之大射謂之射矦射矦者射爲諸矦也射中則得爲諸矦不中則不得爲諸矦鄭注云得爲諸矦謂有慶也不得爲諸矦謂有讓也此雖專言諸矦而卿大夫士亦可知矣第諸矦尤重于卿大夫士大司馬云大射則合諸矦之六耦射以六耦爲正其重試諸矦明矣此試功之事大射所最重者也一日

君臣相與習禮樂射義云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射必容體比於禮音節比於樂見射義故習禮樂莫若射也文王世子云春秋教以禮樂而春時陽氣舒和尤善于秋故大射必于春也四射皆以習禮樂然賓射燕射因賓燕而射射否唯欲主於序歡情非專以習禮樂大射則專習禮樂也且賓射天子與諸侯射而羣臣不必皆射燕射射者惟羣臣天子不必親射諸侯又不與射也大司樂云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注云舞謂執弓挾

矢揖讓進退之儀是大射諸侯皆射也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太僕云王射則贊弓矢賈疏云此謂大射也小臣職云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則知大射此太僕所掌者是也是大射天子必射也司裘云大射共虎侯熊侯豹侯鄭注云王射虎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士射豹侯是大射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士皆射也賓射燕射則不若是鄉射非天子諸侯之事更無論矣故曰君臣相與習禮樂惟大射也盛氏世佐主此說

蓋古者天子不若後世人主之自尊故亦與羣臣習射揖讓升降以習禮樂而盛世交泰之風于此

見焉夫惟大射以習禮樂故必在大學之中大學者教習禮樂之地也賓射燕射非專習禮樂故在宮寢之中而不在大學也鄉射亦以習禮樂故于庠序之中然鄉學之小不如國學之大矣大學在南郊凡有五學（詳學制考）大射當在東膠東膠亦曰東序孟子曰序者射也則東序于習射室文王世子言學干戈于東序射以弓矢亦干戈類也養三老五更亦于東序周官幷以大饗射連言則大射在東序甚明孔冲遠謂大射在西郊虞庠非也（見司服疏）白虎通云東方者春也大射在春故于東學此又理之必然者矣司服云王饗射則鷩冕賈疏以爲此

大射注云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似以爲賓射失之蓋大射專習禮樂又羣后咸在故冕服以隆其事不若賓射燕射之弁服也賈疏謂燕射朝服賓射皮弁服案諸侯朝服以燕則天子亦皮弁服以燕也一曰試諸侯之貢士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射宮卽大學東序也注云三歲而貢士疏云此據尚書大傳也周官言三歲賓興賢能則諸侯貢士必以三年伏生書傳所言自確而射義言歲貢者蓋就一國而言則三年貢士統諸國而言則每歲皆有所貢之士故曰歲貢也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貢物以春則貢士亦以春可知諸侯貢士在春故天子以大射試士亦在春貢士每歲行

故大射亦每歲行與考工記春以功之說正合也孔穎達引說主此

三朝記云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與諸侯之教士射此亦一證諸侯國有遠近二月可以畢集且入學習舞在仲春大射以習禮樂亦安在仲春矣但射宮當在南郊大學而謂爲壇於東郊則不可信也孔穎達引此不加駁正失之

射義又云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然後射於射宮鄭注云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所貢士也孔疏云澤所在無聞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也案射宮在明堂之左澤宮疑亦在明堂圖水之內故得澤名詳明堂考射于澤宮亦是大射當使大臣臨之天子不親往也

至射于射宮天子乃親視之貴德尊士之義也夫諸侯之將貢士必以大射選之（先是鄉大夫以鄉射禮選士進于諸侯諸侯又以大射試之）而天子于諸侯所貢士亦必以大射試之信乎觀德行者莫如射矣一曰順達陽氣白虎通云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漢書五行志云春而大射以順陽氣東京賦云春日載陽合射辟雍皆與白虎通合仲春之時陽氣尚未盡達故以大射達之大射于南郊之東序東南皆陽方此亦順達陽氣之意也大學教舞干戈亦以仲春于東序于

戈武舞主于發揚武事舒旌亦此義猶射之順達陽氣也然順達陽氣此義非王者所重班氏專以此釋大射失之隘矣凡此四事皆大射之義然非一事爲一射也賓射燕射射之小者無定時亦無定數大射爲重禮當不數行惟于春一舉之耳澤宮大射天子不親非正大射也此猶公卿之大射不在天子大射之數蓋以試諸侯卿大夫士之功爲主列國貢士亦併試之天子乃亦親射以習禮樂而諸侯羣臣諸貢士之射莫非所以習禮樂也至順達陽氣之意又何嘗不寓於其中乎諸侯大射亦有四事略與天子同大射儀云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是射夫亦甚衆矣諸公

鄭氏以爲大國之孤然孤一人何以曰諸孔撝約以爲附庸之君竊謂當兼言之附庸爲大國之屬諸侯亦得以射試之也侯國有鄉學賓興之士亦宜以射試之大射儀三耦之後有衆耦鄭注云衆耦士也鄉學所升之士蓋在其中矣三耦卒射後君亦親射與賓爲耦所以習禮樂也公入奏驁是射宮亦在郊諸侯有三學詳學制考大射亦當在東學也大夫大射祇無試貢士之事餘亦與諸侯略同蓋大夫亦有臣也弟其臣甚少故射人云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侯麋侯也見司裘降于諸侯之四耦三侯也大射儀是諸侯之禮有三侯而射人言諸侯二侯疑傳寫之譌蓋天子諸侯各三侯大夫士各一侯

也

士亦有大射射人云士以三耦射豻侯大射儀言士射于其明證也（鄭注射人以為賓射非也）然考之特牲饋食禮有宗祝佐食雍人所謂有司也士冠禮云有司如主人服注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夫羣吏雖不可謂臣而既為士治事即當考校其功豈得無大射乎史記云諸儒大射于孔子冢顧亭林謂冢在講堂之後弟子于堂行大射此亦可見士有大射矣大夫士大射之地先儒謂不可考案鄉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則否是大夫士之射在郊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鄭注矍

相地名此當爲大射（孔疏以爲賓射非也）葢大夫士大射皆于國外射圃也圃之中亦當有堂可先于此燕飲故射義有揚觶之文也若夫將祭擇士之說于事理不合大射儀周官竝不言將祭擇士考工記言春以功祭豈必在春乎周官言祭祀之事各有定職豈待以射擇之若諸侯貢士大約至仲春方集京師而祭以首時必不及助祭矣且天子羣臣甚多又有諸侯來朝者助祭之人已有餘何必取侯國新進之士乎射義云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

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先儒之說多本此夫天子慶讓
諸侯益地削地必視諸侯一身之功罪功罪既聞而更
以射明之如篇中所云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
諸侯乃可通也豈有以貢士射之中不中行慶讓于其
君且益地削地乎此言殊謬而擇士以助祭之非猶可
勿論也學者以爲經文必當尊信不知射義昏義等篇
非經也乃禮經之傳也傳者解經豈必盡當擇善而從
勿爲所惑可耳敖繼公謂飲酒而射則大射與燕射何
異此不待辨而明者也

卷十二終